



感同身受

凱嫻

拜讀完 Victor 弟兄的分享（應該是第三次看了），覺得他文章的起始寫得真好，特別是看到這句：「我由醫療志工的『朝聖者』，變成為一位頓失愛子，心神鬱悶，滿腦狐疑的『失心人』。」是那樣的傳神到位，直擊人心深處，此刻我也不禁滴下淚來……

至情至性的父子情，經歷了「被鞏固與試煉，冷暖交煎的心理準備，處於心靈黑夜的憂恐，蛻變昇華的剎那間」又焉能無畏無懼？

從孩子身上看見道成肉身的基督，同時也是接受宰祭的無罪羔羊的贖世祭獻。雙手齊肩，舉揚「聖體」的「愛意麵酒含」，兌現了「天天與我們在一起，直到世界終結」的親臨承諾。正如你們也把皓「暘」舉揚，交於天父手中，在你們心中，他永遠與你們天天同在。

慈悲的上主，有祂奧秘的計劃，祂在聖經這本家書中不是說過「事事有定時」嗎？當我們的人性為離別而神傷時，他不也待在我們身旁，凝視着我們的傷心淚水嗎？朦朧淚眼和信心危機中，感性的主不正陪伴我們走在厄瑪烏的路上，更給我們帶來熱暖的明示和訊息嗎？哭泣有時，哀悼有時，保存有時，捨棄有時，無論何事何時，感到上主與我們同在就是滿足和放心了！

二十年前一個夏天深夜，一個接不到的電話，竟是院舍急送孩子往醫院的通知，他被發現從牀上掉落地上！第二天早上，彼此已是天人相隔了！好不遺憾！由於是意外，更逃不過剖驗的一刀！孩子完成了他不尋常，但令我們心痛惋惜的一生，渡過了 23 年天真無罪，啟發着無條件地去愛和被愛的歲月。

他是我們生命的一份功課，隨着年月，層層開展，頁頁精深，有賴主恩而學習體悟。

主：除你以外，還有誰可給我安慰和擦乾我

的眼淚呢？

作為同是弱能兒童的家長，經歷 20 多年的照料和撫養，個中的體會真正是感同身受的。外界投送的態度，目光和評價，往往令脆弱敏感的父母心刺痛，或而自憐自傷，悔疚自責，或而苦澀和難堪。最難消受的是那句：「前世唔修咯！唔知做錯了乜事落得如此下場」。這種因果歪理，真的是在傷處灑鹽，說得一點不差！

當信仰的深度未能窺破這化了妝的祝福之前，只會常問三個問題：1) 點解？2) 天主，你就這樣愛我嗎？3) 噩夢何時會醒呢？

記得當初決心投身特殊教育時，似乎隱約在回應一個追尋意義的召叫！深信一切非偶然，我為何不可以跟有相同經歷的父母，彼此分享和支持呢？因此，將我的教育專業轉向特殊教育服務的範疇！

在接受特殊教育在職訓練的兩年，與及其後任職紅十字會身體弱能兒童學校的 7 年間，我擁有雙重身份：一是弱能兒童的母親，二是服務他們的老師，我得以較客觀和全面的角度看各種現象和需要。理解到大眾在接待傷殘弱能人士方面需要假以時日的教育，而作為弱能者的至親，最先需要的是自我接納，其次才是外在的被接納。當然，情緒的疏導、親友的支持、照顧、醫療上的技能和常識等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
的確，弱能人士及他們的親屬需要的不是廉價的憐憫、恩恤與同情，他們的需要，是一份基於平等、尊重和體諒的關懷，不要被邊沿化和標籤為帶給社會負累及分薄資源的一族，這點，隨著文明和人性化的進步，比起四十多年前我兒律恒的年代，曙光已大大展露了！